

“重瞳子”新解

刘 保 明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有句著名的话：“吾闻之周生曰：‘舜目盖重瞳子’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”《集解》注：“《尸子》曰：‘舜两眸子，是谓重瞳’。”①意思是说，一个眼睛生有两个瞳孔，就是重瞳。这在《汉书》中说得更明确。《汉书·陈胜项籍传》：“周生亦有言，‘舜盖重童子’。项羽又重童子。岂其苗裔邪？何其兴之暴也！”颜师古注曰：“童子，目之眸子。”②《汉书补注》钱大昭注曰：“童，古瞳字也。说文本不从目。”沈钦韩则进一步注曰：“童子《三代改制篇》：‘舜有二童子。’《荀子·非相篇》：‘尧舜三眸子。’杨倞注：‘《尸子》曰：‘舜两眸子，是谓重明。’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亦本《尸子》语。”④这些著名大家引经据典，解释得清清楚楚，毫不含糊：重瞳，即是两个瞳孔。

“重瞳”之说，影响甚大。后人著书立说皆以此为据。曹植《帝舜赞》：“颞颥之族，重瞳神圣。”⑤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：“帝有虞氏，姚姓，目重瞳，故名重华。”⑥《春秋孔演图》：“舜重瞳子，是谓重明。”⑦宋王禹偁《待漏院记》：“九门既闭，重瞳屡迴。”⑧就连现代辞书也据此释词。例如《辞源》就在“重”下列有“重瞳”，解释为“谓目有二瞳子”。又列有“重明”，解释为“谓重瞳子”。

“重瞳子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如果是指白内障之类的眼病，则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原意不符。司马迁班固引舜而说项羽“亦重瞳子”，是为了解释下句“何兴之暴也！”可见作者是把“重瞳”当作一种天生的神异来褒颂舜和项羽的。这和《史记》破例把项羽列入帝王

“本纪”的用意是一致的。但是根据现代医学和光学理论、真正的“重瞳子”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。眼睛构造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，人眼绝不可能生有两个瞳孔。“重瞳子”的说法必定有误。

在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，有一段话极富有启发性：“与其邻重汪錡往，皆死焉。鲁人欲勿殇重汪錡，问于仲尼。仲尼曰：‘能执干戈，以卫社稷，虽欲勿殇也，不亦可乎？’”郑玄注曰：“邻，邻里也。重，皆当为童；童，未冠者之称。”孔颖达疏曰：“依礼，童子为殇。鲁人见其死冠，欲勿殇重汪錡，意以为疑，问于仲尼。”⑨童和殇的内在联系，揭示了“重”和“童”的内在联系。

武汉大学夏渌教授在给我们讲授古文字学课时，就曾明确指出：“重”和“童”原是一字，“重”字在币文中有的从禾作𥝱、𥝲，也有的从辛作童。从甲骨文和金文的材料来看，类似的例证大量存在。《毛公鼎》：“四方死毋動”，動字写作𡗗(童)。動的异体字就是勤。董字本作𡗗，但也可从重，作𡗘、𡗙、𡗚。钟字既作鐘，从金从童，作鐘，鐘，又可从金从重，作鍾、鍾、鍾。僮，亦作𡗛；撞，亦作撞；撞，亦作撞；衝，亦作衝；踵，亦作踵；種，種，“经传二字多互借”。⑩……这些材料既证明了重和童本是一个字，同时也证明了重童的字形分化是相当早的，起码在商代晚期就已基本分化。

另一方面，古代文献中注文误入正文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。《周官·亨人》：“职外内饗之饗亨煮。”俞樾曰：“既言‘亨’，又言

‘煮’，由古之经师相传，以此‘亨’字乃‘亨煮’之‘亨’，而非‘亨通’之‘亨’，因误经文‘爨亨’为‘爨亨煮’矣。”^⑪《墨子·备城门篇》：“令吏民皆智知之。”俞樾按：“智、知义同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曰：‘智、知也。’《墨子》原文本作‘令吏民皆智之’，传其学者谓此智字乃知识之‘知’，因相承而衍‘知’字矣。《淮南子·人间篇》：‘晓然自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、祸福之门户。’‘知’字亦误衍，与《墨子》同。”^⑫因此俞樾把这种现象概括为“两字义同而衍例”，“盖古书未有笺注，学者守其师说，口相传受，遂以训诂之字误入正文”。^⑬

据此，我们怀疑《史记》也同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一样，原本作“舜盖重子、项羽又重子”。^⑭当“重”“童”字形分化以后，古人为了训明此“重”为“童”，就在旁边注一“童”字。于是乎“两字同义而误衍”为“重童子”。《汉书》抄录《史记》就保留了这种情况。但由于“重”“童”字形分化较早，上下文又没有《礼记·檀弓下》那么前后一贯，字义明显，所以发生了误解。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每每把所崇拜的圣人英雄涂上一层传奇色彩。再加上舜的父亲是个“盲者”，^⑮而项羽就是在十面埋伏之中，怒目一瞪，也使人胆战心惊，“项王瞋目而叱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辟易数里。”^⑯这些都导致人们自然而然地从传奇角度来理解“重童子”，误以为是说舜和项羽生有两个瞳孔了。而在这一特点的作用下，“重瞳”之说一旦产生，便极易流传。在流传中，又由于“童”再度分化为“童”和“瞳”的古今字形，于是乎又衍“目”字，并改“童”为“瞳”，成为现在所见《史记》的文字。这是第二个阶段，乃是一个讹讹再讹的过程。

那么，《史记》原本本作“童子”是什么意思呢？

这里的“童子”，意谓少年英雄。据史书记载，舜和项羽都是卓越的“童子”英雄。舜在少年时期便显露出了超群的才干。“舜父瞽叟顽，母嚚，弟象傲，皆欲杀舜。舜顺适不失子道，兄弟孝慈。欲杀，不可得；即求，

尝在侧。”^⑰“舜年二十以孝闻。三十而帝问可用者，四岳咸荐虞舜，曰可。”^⑱正是一个少年英雄。而“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怒之。籍曰：‘书足以记名姓而已。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’……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‘彼可取而代也。’梁掩其口，曰：‘毋妄言，族矣！’梁以此奇籍。籍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。”^⑲就是“初起时”，也才“年二十四”。^⑳两人的盛名的确是早在“童子”时期就已冠有的。

从《项羽本纪》全文来看，司马迁指明项羽为“童子”英雄，是为了强调其迅猛灭秦而主宰天下的历史原因。根据《史记》体例，“太史公曰”以下的一段话，乃是总评全文，分析得失的。下文写道：“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蜂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，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‘霸王’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”^㉑极力颂扬项羽的盖世奇功。然而更为惊人的是，如此扭转乾坤的事业，却是一个“童子”干出来的。原因何在呢？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，司马迁把它归结为项羽乃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。因为项燕和公子扶苏，正是反秦势力的标志。陈胜吴广起义时，就曾分析道：“天下苦秦久矣。吾闻二世少子也，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……百姓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也。项燕为楚将，数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。……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、项燕，为天下唱，宜多应者。”^㉒这和《史记》的历史观也正相吻合。由此可见，“岂其苗裔邪？”的“其”，并非指舜，而是指在《项羽本纪》一开始就交代过的梁燕。引舜而说明项羽是“童子”，正是为了衬托这一历史原因。

综上所述，《史记》原文当依《汉书》订正为：“周生亦有言：‘舜盖重子’，项羽又重子。岂其苗裔邪？何其兴之暴也！”试译如下：周生也说过：‘舜即是个童子（英雄）’，项羽又是

个童子(英雄)。这原因难道不在于他是项燕的后代吗?不然怎么会兴起得如此迅猛啊!

注释:

- ① 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(下同)338页。
- ②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(下同)1826页。
- ③ 《汉书补注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921页。
- ④ 《汉书补注》,1983年版中华书局,921页。
- ⑤ 《曹植集校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76页。
- ⑥ 商务印书馆,1955年《丛书集成》初编版。
- ⑦ 参见《艺文类聚》帝王部“帝舜有虚氏”门。

⑧ 《四库全书》集部三、《小畜集》十六。

⑨ 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上册,《礼记正义》1311页。

⑩ 《说文通训定声》,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版。

⑪⑫⑬ 《古书疑义举例五种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86页、88页、86页。

⑭ 重点号系引者所加。

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《史记》第一册,第21页、334页、32页、33页、295—296页、295页、338—339页、1950页。

(上接108页)

注 释:

①② 孙耀华:《光辉的业绩,前进的动力——回忆董必武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》,《忆董老》第1辑,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③ 顾大椿等:《回忆一九三八年——一九三九年中共鄂中特委的一段工作》。

④⑥ 许子威:《记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二三事》,《湖北文史资料》第1辑。

⑤ 参阅钱瑛《湖北各区工作报告》,1939年4月7日。

⑦⑧ 孙耀华:《陶铸同志战斗在鄂中》,载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70辑。

⑨ 雍文涛:《鄂中的烽燧》。

⑩⑬ 蔡斯烈:《从八条枪开始》,文史资料出版社《革命史资料》十二。

⑪ 《追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第七队在武汉、应城、天门、钟祥、襄阳的抗日演出活动》。

⑫ 《湖北省历任军政负责人一览表》。

⑭ 参阅周志坚《创建白兆山根据地的斗争》。

⑮ 陈少敏:《艰苦奋斗的三周年》,1941年。

⑯ 陶铸:《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》,1941年1月15日。

⑰ 傅增学:《抗日时期应城财政工作的回顾》。